

秦林外索目錄三集



宣祖舊里

張無夢講謙卦

王維宗陷虜

甘泉寺寇準丁謂題名

馮京辭婚

陳曙忠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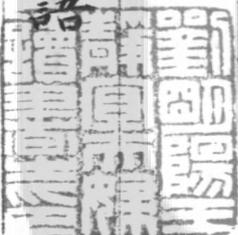
新碑

程珣除妖

尹洙

非非國語

趙元昊



張元昊

韓琦

李京

李縝

偽書

禮部韵略

楷隸五經

狗生角

敝宅借書



宰相惜才

華戎魯衛信錄

耆英會

遼史國語解

金史國語解

遼制

手書通鑑

歐陽修

徐積

青松社

柳拱辰書六字

王安石

蘇東坡竹

陳烈

鄭俠

劉濂

余允文

李公麟

續謚法

夢李太白

黃庭堅綠菜銘

割地

易地

昭陵

程母

明道子婦

蘇程子孫

孟后詔

孔文仲彈程頤

游師雄論廟學

元祐党人碑

蒲宗孟修汰

張舜民使遼

五經及第

章惇

程頤

趙卞

張礪

林慶老

陳軒

六柳先生

溫豫吳天經改名

董敦逸

李寧画

江贊

孟子弟子從祀

皇子狀元

大觀茶論

徽宗別號

決策代遼

欽宗青城

貞婦塚王婉容

北變

輸幣

李若水

唐恪

陸崇

張邦昌

還鄉橋

泥馬

蔡京

陳彥才

李文會

李遵項

楞嚴要義

南渡

閻勅奉太廟主

徐神翁盜行

宗澤

范宗尹

張仲熊

南相

羅從彥

郭義重

二星集

龍可趙九齡

使金得返

棄地

趙鼎上實錄

太平樓詞

秦檜

南渡奢侈

臣虜

岳飛

賈廷佐

鄙瓊

歲款

宋先陵

孔廟像贊

賜楊沂中存中手書

功臣婦

思耕亭

楊愿

宗杲

不封生父

陳亮

陳同甫王道甫合墓志銘

地理

古人改姓名

八仙

辛元龍

日本僧記藏經

金主亮詩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

周奩

汪開之貧約

麻衣易

朱元晦祭開善道謙禪師文

鄒鄒輓

南園記

陸放翁佚詩

韓侂胄

奚士遜

深衣制度

父母分葬

朱文公興致

唐仲友

諸葛廷瑞

畢再遇辭賞

辛棄疾

晷漏

金史

杜景四書

菊譜

彭奩

趙師異

陳汝晦

夏明誠

金遺事

張宏圖

汪立信

費著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攷

度宗手書

賈似道知己

字民銘

譚昭實七歲登第

張自明入墓

洪福

敖陶孫

木棉庵

吳休

馬光祖

真德秀

寔錄

賈似道募兵檄

陳自中

張鏜

陳文龍

張世傑

文天祥不拜丞相

文天祥書

王昭儀

陳烈婦

謝枋得女

龔開

元却經鴈書

續後漢書

兩至元

許乞假

倂倡

文移改漢字

左社

帝師

黑玉酒釭

拔都兒

摩訶葛刺神

葛應雷

歐陽祐祠

高麗王祖墓

黃潛

李珪

科舉

戶籍

樂官

元官兩名

七真人

河源

吳澄

戶券

劉回書事詩

楊奐論祠堂

謝翱登西臺慟哭記

核桃杯

揭傒斯論修史

謚杜甫

吳萊釋迦方域志後序

吳萊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宋無

夏顏

朱鬢氏

鄧弼

玉山名勝集

禁酷

劉秉忠識墓

田誠

山水犯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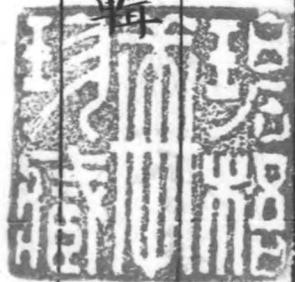
必蘭識納里

倪遷

秦林外索

宣祖舊里

鹽官談遷孺木輯



咸平三年六月詔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乃宣祖之舊里而百姓趙加起寔派天潢又安地著雖為陳屬實重宗盟宜佩赤緇以光白社可左屯衛將軍仍賜加起等妻女首飾衣服銀器有差特遣內侍自保州召加起遂有是命

張無夢講謙卦

真宗召開元觀道士宋嘉張無夢講謙上曰獨說謙卦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

王繼宗陷虜

大同王侍中繼宗戰敗陷契丹降之嘗通南書乞和仁宗賜之手書見黃山谷跋中

甘泉寺寇準丁謂題名

常州府城東北六十里甘泉寺寇準題曰庚午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示之征途不暇吟咏代記年月又題

于東楹曰仲平酌泉經此目望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謂又過寺詩云翠影人踈度波光瑟瑟凝帝家金掌露仙署玉壺冰曉井侵星汲宵厨向月澄豈惟蠲肺渴灌頂助三乘顯于楹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落諷留詩于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礼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

馮京辭婚

江夏馮京當世自鄉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帛曰此上意也頃之

宮中侍酒般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

宋三元孫何漢公王曾孝先楊真審賢馮京當世

陳曙忠愍

桂林府城西陳崇儀廟狄青征儂智高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以死非其罪而祀之隆興初賜額忠愍

斷碑

來陽縣東五里相傳武侯立石誓壘狄青討儂智高立碑其右後為雷轟惟存斷碑

程珣除妖珣字伯溫

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于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知州程公使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為妖投奉神之具于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于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及投之乃流去土人方信其為妄伊川先生家傳程珣以知漢州致仕年八十五七十時自撰墓志止叙系歷末云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庶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勛

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摘為幸多矣墓日切不用干求時賢墓志銘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過美徒累不德耳此文列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為有知也

尹洙

尹洙師魯宋史云當令光澤歐陽公墓志云郡武軍判官當以墓志為據

非非國語

唐柳宗元非國語宋江端禮元虞槃非非國語

趙元昊

趙元昊友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夷簡時天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毋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趙善燦自驚偏

張元昊

張元昊吳皆華州人又姚嗣宗亦閩中人俱負氣倜儻有縱橫才嘗薄遊塞上有徑略西莖意邊師莫之識遂投西夏為中國患張吳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

韓琦

任福好水川之敗史謂韓琦令之耿傳我之而諸軍乘勝輕敵陷伏中然而以死報國亦可稱也是真文吏常談耳烏足徵哉元昊初敗劉平石元孫亦以是術凡善戰者必以輕兵先合待其衰而以重兵壓之奇正相生固矣宋以文吏為大帥畏戰往往匿城堡中而以兵命諸軍擇一人官高者主之使代帥監兵假帥權輕莫能相制以禦大敵其敗固矣自韓琦至張浚皆然獨賈似道曾蒞舟師而素失衆心見陣動先奔卒以喪國夫師旅繫國之安危民之生死果不可以付文儒而司其事者果不可不自決而諉責于人也哉

李京

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道家一

日京薦其友人于鼎臣求聞達于朝廷即繳其書奏之京鼎臣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叙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我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為教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李績

鉅野李績伯玉官福州通判自號萬如居士嘗誦其先訓曰與其求有于世曷若無欲于己與其為人所賤不若以賤自安

偽書

葛忱偽李太白書丹陽高述齊安潘岐偽蘇東坡書

禮部韻略

禮部韻略九千五百九十字禮韻續降增一百八十三字禮韻補遺增六十一字毛晃毛氏韻增一千七百一十字劉淵平水韻增增四百三十六字黃公韻會增六百七十六字統計韻會萬二千六百五十六字

楷隸五經

宋刻五經正義以趙安仁善楷隸留書之

狗生角

狄青家狗生角

儼宅借書

宗次道家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儼居其側以便借置當時春明坊宅子儼直比他處為倍

宰相惜才

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文忠荐士稿陳密學章稿范文獻手記虞忠肅翹材

館錄

華戎魯衛信錄

蘓頌字容元豐中上曰欲借一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邇來修書者遷延歲月不肖早成頌曰恐須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然及書成賜名華夷魯衛信錄朱晦菴庵名臣言行錄

耆英會

元豐五年文彥博以太府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公

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
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夏曰耆英堂令閔人鄭奐繪圖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

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

國年七十九

河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

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字肅之年七十五

大中大夫充天章閣待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承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直閣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宸字君貺年七十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大司馬光字君寔年六十四

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譽故事請入會公以地主携伎

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以次為會

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大中均席司封汝言皆丙午

人也亦繪像于資聖院邵氏聞見錄

遼史國語解

霞瀨盖石烈鄉名諸宮下皆有彌里小者撻馬狃沙

里即大迭烈府即迭刺夷离董大官集會場地名阿主

點夷离的阿點貴稱夷离的夷离畢即參知暴里惡人撻林名

阿廬朵里名貴顯選庇主獄常衮名北尅南尅掌軍官名猶藻林

牙掌文翰官時瑟瑟柳之儀神速姑宗室人名三尅統軍官

也評穩治長官府監梯里已後諸部下官達刺于縣官後麻都不縣

之佐後馬步官牙署世燭俱官敞史佐官府之思奴古史官與

葛兒罕漢北軍君玉稱敵烈麻都官掌禮旗鼓拽刺拽刺名藝節歲時雜九

奚首帳名乃捏咿兜正月押里二月音二月陶里上巳

節先之討賽咿兜重午賽咿兜奢之日好捏褐耐首必里遲离瞳九

炒伍倫尉戰石烈辛亥衣石烈名今穩官名彌里馬特本官名後廳房

即工部梅里貴戚抹鷲瓦里司先離捷覽奚渤海等瓦里官名帳部官

皆致抹里官府算幹魯朵算腹心刺也耶魯盤旺女古金孤

穩玉盤窩篤盤慈得失得本孝胡木登曾白眊白鷺羽楚古官名

掌北面莫弗訖諸部酋長可敦突厥皇或里蹇遼皇后撒刺

酒樽吐里官雜丁黃男幼為黃二十一歲為丁抵極官衛門外

楮杜犀千歲蛇角一堂印博之虎斯有力

金史國語解

都勃極烈總治官猶諳版勃極烈尊國論勃極烈尊禮優崇胡

魯勃極烈統領移賚勃極烈三位第阿買勃極烈治城乙室勃極

烈迎迓札失哈勃極烈守官署晃勃極烈陰陽迭勃極烈併貳

猛安千夫謀克百夫諸兀詳穩邊戍諸移里董部落壻砮禿里

掌部落詞訟烏魯古牧圍幹里朵官府治孛論出胎阿胡迭

長骨報季蒲陽温幼益都次第之烏也第九女魯歡十六按答海客

稱山只昆舍人散亦索奇子撒答老什古乃之稱撒合輩鰲黑

保活里儒阿里孫揚也不答不也考阿土古善採阿里喜圍獵

拔里速角觚戲者阿里离合憑臂鷹鵠者胡魯刺長阿合奴兀木頭粘罕

心畏可牙又曰吾亦可盤里合將指三合人之鷹也牙吾塔瘍蒲刺都目赤而盲

石哥里漫疾謾都訶之謂謀良虎無賴之名辞不失酒醒奴申和睦訛出

虎容寬賽里安樂迪古乃也撒八連烏古出猶言再吾里補畜積兀

典明星阿隣山高也哈丹山上阿懶陀玻斜魯忒隣山大沙忽

帶舟幹論生鐵閣母金針烈月婆盧者槌按春金銀木可珠蒲盧

渾布囊阿里虎益活女罐烏烈廬州沙刺衣活臘胡色赤胡刺哭桓

端松阿席里子松孰輦蓮活禹罕羔合喜子犬訛古乃文者有斜哥

鼠蒲哥山窩謀罕鳥完顏溧姓烏古論商溧姓紇石烈高徒单杜

女奚烈即兀顏朱蒲察李顏蓋張温迪罕温石抹蕭興屯曹孛

木魯魯移刺劉幹勤石納刺康夾谷全裴滿麻尼忙古魚幹隹

趙阿典雷阿里侃何温敦宜吾魯惠烏林荅蔡僕散林术虎董

古里甲汪

遼制

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授差俟再取二日出給告敕故官有知頭子事

堂帖食殺之次大行出殯群臣以殺羊祭于路名曰食殺之次
禩祭凡出征以牝牡鹿各一祭之曰禩詛敵也

勘箭車駕遠歸閣門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較相合而後
入宮

北樞密院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主視戶部夷離畢視
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
宗族林牙修史書于越坐而論議以象公師北南院以牙帳在
大內帳殿之南北又有承應小底局

遼俗東向尚左御帳東向遙輦九帳南向皇族三父帳北向東
西為經南北為緯故為御營為橫帳

大樂調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曰七旦婆陀力旦平聲雞
識旦長聲紗識旦質直聲紗侯加濫旦濫声紗臘音應声般瞻
五聲侯利筭斛先声 遼諸帝鑄銅像在大同府華嚴寺

手書通鑑

司馬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

歐陽修

歐陽公臨終戒子孫曰子生平以功業文章力詆浮屠一見顯師始知性命之奧方將研究而未逮命已為之奈何汝輩宜自勉毋令後悔吉安田志

徐積

徐仲車聞蔣穎叔得廣帥曰廣為雄藩座出先導以門旗夾府以銀撾屠膾人次之他鎮所無也勅至蠻酋必以琉璃瓶注蓄薇水揮洒于太守不及其他又曰嘗見一俗書云作文用字必用新意如論友若使管鮑則不新矣昔卓王孫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故能致富與俗書正合此說學者宜取法焉楚州教授始仲車先生任十五年

青松社

元豐間周濂溪自南康歸老九江黃太史以書勸友歸宗寺真淨文禪師因結青松社朱晦翁守南康游歸宗寺善應菴華禪師周子太極圖傳于鎮江鶴林寺僧壽涯

柳拱辰書失字

永州通判武林柳拱辰熙寧進士嘗維舟于語溪山或告

以怪拱辰正襟危坐夜半有物登舟振辰叱之書夾字于其手
遂去語旦跡之見崖間字跡宛然內鐫浯溪石岩題絕句云浯
溪石怪大江邊心記閑將此處鐫向後有人來屈指四千六百
甲寅年已而僧告以溪山震聲復書潭字以鎮之怪遂滅武陵雜志

王安石

虛名寔行強辯堅意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
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沈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寔行
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
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寔不可以
此動故曰堅意此法所以必行也劉元城語錄

蘇東坡

蘇東坡寫竹于南安寶界寺壁韓侂胄之党函之載以巨舟欲
獻侂胄至錢唐而溺張東海集

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也晚又號老泉老人
以眉山先翁有老翁泉故云葉夢得石林燕語

東城坡在潮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不能行求入與家

人訣而使者不聽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朱文公與廖子晦書

陳烈

侯官陳烈學行端飭動據礼文加祐中名公文荐之福建提刑王陶言烈為妻所訟因詆其貪詐司馬光率諸諫官爭曰烈平生操守守出于誠寔雖有迂濶不失守經夫婦不諧則聽之離絕而已何可為橫辱所挫

鄭俠

福清鄭俠在英州號大慶居士還鄉更號一拂居士宣和元年忽夢客有稱鐵冠道士遺之詩燕子瞻也寤而嘆曰吾將逝矣作詩二章

劉藻

閩縣劉藻昭信嘗解易有曰見險而止為需見險不止為訟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變為隨

余允文

建安余允文隱之以司馬光作疑孟數篇其後李觀鄭原著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乃作尊辨孟三十餘條闢之

李公麟

晁元咎雞跖集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為画岩廊像後東坡南還公麟去京師遇蘓氏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平生所有公麟之画于人不復留

續謚法 宋劉敞

教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摯迷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

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仁義庶曰淵不幸短命曰淵和不流

曰惠柳下惠智適時曰俞子穽武進退寡過曰瑗蘧伯玉恭儉好礼

曰嬰子晏清淨無為曰聃耄期稱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僑子直而

不撓曰肸叔向輕爵守節曰礼子季居敬行簡曰雍孝友時格曰騫

尚德慎言曰适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造命曰貢子在約思純曰

憲原技之敏給曰求冉剪而知義曰由子路文學博識曰商子夏容

貌矜莊曰張顛孫信道輕仕曰開漆雕不得中庸曰哲曾言合

聖人曰若子有敬慎威儀曰華公西有德疾憂曰冉伯知德中庸

曰飯子蹈道知言曰軻隱居放言曰逸夷反信敦礼曰况荀兼
爰尚賢曰翟上同尊儉曰翟墨子救攻尚開曰鉞宋獨善為我曰
居揚子庖言日出曰周莊潔白不汚曰皓四言行軌物曰舒董
舒簡易名聞曰向劉守死善道曰勝 覃思寡欲曰雄揚審音
知化曰曠 巧歷絕倫曰衡張平達教知來曰輅管博物多愛
曰遷良史實錄曰遷

夢李太白

黃山谷謫蜀夜宿歌羅驛夢太白相見于山間曰子往謫夜郎

即于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叠世傳之否予細憶集中亡有請
三誦乃得之其一云一聲望帝花片飛百里明妃雪打圍馬上
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其二云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
山下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泪何日金雞赦九州其三云命輕
人鮓甕頭般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洎南人咲青壁無涕泣
杜鵑

黃庭堅綠菜銘

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為菽蛙蟻之衣采采盈掬

吉蠲饒澤不涸沙磔芼以辛醎宜酒宜餼在吳則紫在蜀則綠
其臭味同遠故不錄誰其發之班我昔蓄維女博士史君炎玉
按此銘末句言史君炎玉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名琰字炎玉
髻非資穎嗜學蘋蘩絳纈一不介意善屬文雅安張閣少卿出
守眉陽聞其才納為冢嗣子履之婦炎玉日游心于編簡翰墨
平生游覽之勝燕笑之適與子履詩酒酬唱格調閑雅久而盈
篋手自叙次目曰和鳴而少卿之室于山谷老人為姑輩子履
寔其親表也因寓書致綠菜為信山谷珍其品以贊謝之末句
猶古女校書之褒云此見宋紹興甲戌知縣徐宏中跋

割地

熙寧八年詔韓維割分水嶺以北地畀契丹東西失地凡七百
里其後契丹復包取南不耕地不臨鴈門遂用兵之虜夫宋人
所割分水嶺之地今不可攷矣然嘗登鴈門踰夏屋極目于勿
注廣武而之間而知陘山形如人字一脊中分山南據脊則利
歸山南山北據山脊則利歸山北遼人所索必在此地也不然
則彼以射獵畜牧為業每每空千百里之地以養禽獸而顧獨

拳拳于此三十里間耶夫宋君可與有為者神宗也今其言曰所爭止三十里大臣殊不究本末夫斥鹵沙磧之場連阡稱望虜所不爭隘塞險易之間不十數里利害即相望矣神宗但喜其道路之不遙而不究域民之大限斯惑也已山西通志

易地

宣徽南院使郭逵鎮鄜延夏人欲以塞門安遠易絳州逵言非先交二寨不可與遣其屬與夏使議唯言寨基乃寢言其請

昭陵

元豐三年富丞相弼托程伊川草疏論仁宗皇帝永昭陵云往者永營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暇未能聽事朝廷惘然不知其制失于迫卒不復深究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為之屈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為鉄罩重且方萬斤以木為骨六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棺之厚決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時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其後厚陵始為石藏議者竊意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耳今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

今祔昭陵因得撤去鉄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
異日雖木壞石墜石不能為害云云末自跋云富公見托為此
奏願以拙手文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不可拒教日之間遂生
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于豕也遂為忠孝罪人程子全集

程母

伊川先生作母上谷郡君侯氏家傳云在廬陵時公宇多怪家
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耳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推手可與
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亦不復有獲安居

明道子婦

章氏子子與程明道之子皆王氏壻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先
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餽送一皆謝遣
王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絕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蘓程子孫

蘇軾子孫在六安程頤子孫在英山楊循吉廬陽客記

孟后詔

哲宗娶孟后詔云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者

伊川云自古天子不要小園蓋孟元將校曾隨父潞公貝州獲
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程子拾遺

孔文仲彈程頤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物纖
汚天資險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
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
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

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緣引借無根之文
語以搖撼聖聽推難引之跡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
啟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
以所不為寔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之
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
陛下燕閒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
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日開陳
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
龜勉為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筵英學士以下侍

講讀者六七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侯問聖体橫借過甚孟無
職分如唐之王任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呂申公家傳文仲
本以伉直稱然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
為小人所結憤鬱嘔血而死 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
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易而侮之薄徒舉
以為笑 水心集

游師雄論廟學

武功游師雄景叔張橫渠先生高第舉進士第一為儀州司戶
叅軍佐郡有善政廟學居郡城西北隅師雄曰西北天地嚴凝
之氣可以右武不可以興文是不可不遷遂于東南 平涼府志

元祐党人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人靡有
佚罰乃命有司夷攷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
九人皇帝書而列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廡未為萬世臣子
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
制揚功彰善瘅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繼述

之志 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奸党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

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王岩叟梁燾蘇轍王存鄭雍

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禄胡宗愈安燾李清臣劉奉世范

純禮陸佃並元祐黃履祥符張商英蔣之奇元符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勗

趙君錫孔文仲孔武仲吳安時馬默錢勰朱之純鮮于侁趙彥

若孫覺趙禹王欽臣孫升李周王份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魯

肇王覲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陳次升鄒浩

謝文瓘並元祐岑象求周鼎路呂衡徐勣董敦逸上官均郭知章

楊康國葉濤龔源朱紱葉祖洽朱師服並元符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秦罔王庭堅晁補之吳安詩張耒歐陽棐

劉唐老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仲司馬康宋保國湯或

黃隱畢仲遊常安民汪衍余與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

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洵孫諤陳邨朱光裔蘇加龔夫王

回呂希勣吳儔歐陽中律並元祐尹才葉仲李茂直吳處直商倚

李績中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琳蘇蒯葛
茂宗劉渭柴袞洪羽李斯趙天佐衡鈞袁公適馮伯樂周誼孫
宗范彙中鄧考甫王察趙岫封覺民胡端脩李傑李貫石芳趙
令畸郭執中金極高公應張集安信之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
漸鮮于綽張夙呂諒卿王貫朱紱吳明梁安國王古蕪迥檀固
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曹行高士育鄧忠臣种師極韓浩
郁貺秦希甫錢景祥周綽何大正梁寬呂彥祖沈千曹吳宗羅
禹臣劉勃王極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黃俠正許堯甫楊朏
梅君俞胡良冠宗顏張居李修涂純熙黃才高道恪曹輿顧道
周遵道林膚葛輝宋壽岩王公彥王交張溥許安修劉吉甫胡
潛楊懷宝董祥倪直儒蔣津王守劉元中王楊陽張俊民張裕
陸表民葉世英諸潛陳唐劉經國扈充張恕陳开洪芻周諤蕭
刑趙越滕友江詢方适許瑞卿李昭玘向訓陳察鍾正甫高茂
華楊彥璋彭醇廖正一李夷行梁士龍並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張巽李你王獻可胡田馬田馬稔王履趙希夷
郭子旂任璿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永愚李王庭臣吉師雄吳

休復崔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加亮李玩劉迺摩姚雄李二基

元符

內臣二十九人梁惟簡陳衍張士良梁知新李綽譚辰竇鉞趙約黃卿從馮說魯燾蘓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茂則張琳裴彥臣李偁王紱閻守勤李穆蔡光明王化基王道華鄧世昌鄭居簡張祐王化臣並元祐

為臣不忠二人王珪元祐章惇元符

古今准尚書兵部符脩降勅命指揮立石監司廳崇寧四年二月日明上虞倪元璐題元祐党人碑曰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漢人之欲不毀之更甚于京乎諸賢自凍水眉山數十人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手與君子同福小人之謀無往不禍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覺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蒲宗孟修汰

蒲宗孟性侈汰每旦割羊十豕十燃燭三百日盥有小洗面大

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夕澡浴之別一浴至湯五斛

張舜民使遼

張舜民使遼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味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

五經及第

黃州別駕黃泳泳年三歲書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赴闕引見徽宗橘毛詩如南山之壽句泳應聲曰不騫不崩上以崩字為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識忘諱臣安敢復道上大悅乃歷見後嬪爭遺以金錢果餌越五年賜五經及第

章惇

章惇從哲宗靈駕至成臯陷于泥濘踰宿而行陳瓘奏之詔落左僕射知越州

程頤

程頤涪州之行族子程公孫門人邢恕与有力焉御史楊畏攻呂大防甚力頤自涪歸過襄陽畏在焉事師甚恭

伊川先生之塋洛人畏入党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

厚尹博薄暮卻溥出城後至附名馬

趙抃

建寧崇安縣崇溪貫于中城達于南郊逶迤十里趙清猷公抃所鑿鑿時撤徙居民或譴怨清猷諭之

詩曰撤屋成河怨亦多百年思在怨消磨

張磻

羅源張磻渭老知臨江軍隣郡臨川有清江渡產紙部牒誤為清江縣下郡日抄餘紙三萬磻申省辯之援坊州社若為此得

報罷

林慶老

政和五年乙未古田林慶老進士第唱名時徽宗頷曰少年臣子何以老稱御筆塗其老字

陳軒

甌寧陳軒嘉祐八年進士歷知福州卒八十一暮年嘗謂其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其由昔守杭州有達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老兵年踰七十法不

應杖遂听其贖達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呼入行决即斃杖下至
今吾未嘗不以自咎也

六柳先生

長汀王宗哲廷俊初調南豐簿歷泉州理掾韶州教授潮陽丞
終灌陽令手植六柳堂前號六柳先生年八十一

温豫吳天經改名

政和五年乙未惠安進士温豫耻与偽齊豫同名改曰華又進
士吳天經宣和間詔不得以天字為名達改名達老

董敦逸

吉安永豐董敦逸舉進士歷知穰縣弋陽縣俱有惠政元祐中
為監察御史出知臨江軍哲宗復召拜御史上疏辨瑤華秘獄
出知興國軍

李寧画

高麗李寧善画嘗入朝徽宗以一奇画示寧寧曰臣之筆也上
不信寧折裝背果有其姓名

江贄

崇安江贄叔圭初游上庠著名易學父死序墓築石峰山巔政
和中以八行徵聘不起時少微星見遂賜号少微先生嘗取三
司馬光資治通鑑約承其大曰節要終隱邑之芦峰

孟子弟子從祀

政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封孟子弟子樂正子克利國公公孫丑
壽光伯萬章博具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
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
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湏城伯高子泗水伯杻應膠
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伯子叔承伯
宋史京東路有豐縣承縣承即今嶧縣
附祀先儒二人昌黎韓愈宋司空孔道輔
皇子状元

政和八年策進士加王楷第一揚州王昂次之以親王為嫌揚
昂為首

大觀茶論

徽宗著大觀茶論云首地倒生之類不一盖州本向下而尾向
上也然以茶而先穀粟絲泉水其舛乎

徽宗別號

徽宗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群臣上尊號曰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至真玉宸明皇大道君蔡條國史後補

決策伐遼

宣和六年將與金伐遼十二月陝西地再大震初命左司郎中黃潛善往視匿不以聞擢戶部侍郎汪伯彥代之涇原等州人流第今在所賑恤而已又期又大震伯彥往視亦報不為災擢官伐遼遂決卒敗宗者二人也以報不寔故史不詳見岳珂程史群書淵海

欽宗青城

欽宗在青城詔京師曰大金軍已登城歛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云云

欽宗在虜營有批字取應用物末云且煩應付仍書名押字又令王宗沔持御批賜大尹王時雍云某之宗廟公等所悞勉事新主勿思舊君內中小庫金銀盡搬來以為渡河之費又齎到

御批祖宗創業凡二百年宗廟社稷一旦傾危父子親族不相保痛哉痛哉皆因諸公相悞煩內藏假錢一百貫救買下項物出京應付幸甚幸甚休思舊主善事新君去期有日相見無緣春暄付尚書時雍

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僧守一為金人邀諸寨問佛法大意甚喜約以北行僧告歸治裝比還寺浴畢登座別眾坐化人咸異之虜遣二十一人持香入寺供佛賜金千緡以葬

徐夢莘北盟會編

貞婦塚王婉容

徽宗北狩虜迫王婉容為子婦徽宗云好事新主婉容誓不二主遂刎馬虜鄙宋之大臣無然者因禮墓樹碑曰貞婦塚喻吳

皐文集

北變

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餽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不聞一錢一粟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体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有微煖氣旋出取柴

歸坐火邊皮肉脫落唯喜醫人綉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上視以
敗蓆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伎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
環坐刺繡往往餒病相枕而死

輸幣

欽宗末輸金國帛一千萬沙縣鄧肅以鴻臚寺主簿使虜營留
五十日見虜分幣自粘沒喝以下至于步卒分絹各五十匹計
朝廷所出之數以千萬為準則盡虜人之數不過十六萬餘况
或陣亡或以病或以事還或隨軍供戰具其得絹亦與粘沒喝
等以諸色人所占之數當與戰卒中分則虜人正兵不過八萬
當其分也數同物異金人得錦渤海得綾契丹得禪襪之類而
九州所得者雜色而已肅言于高宗又云外夷之巧在文書簡
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今
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
一六合自是厥後群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策繁
冗瑣碎未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繁而政事所以益緩也

李若水

李忠愍公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曰閔大王有書公甚駭愕視其緘云上元城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閔雲長押詰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棊地逢着鉄冠道士索取閔大王書來與李尚書太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公發書其間皆豫言靖康禍變以事涉怪即大其書作詩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鉄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大荒唐公後果貴顯卒蹈圍城之禍其子浚淳記其事刻之于石郭彖睽軍志

李若水母 氏康王使金畏金人及復潛歸道曲周經母莊飢渴甚向母索漿飲母迺入曰官人何來王曰吾為商于磁相間為金兵劫擄至于此母曰官人非商賈也適有胡騎來追問康王由此過否吾已結之曰已過此兩日矣追吏承鞭擊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回去大王且安心因進酒食王問其姓氏泣而不言再三詰之母曰妾之子李若水也死于虜吾兒得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在邇有宗澤在焉食足兵強天下事尚可為幸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王王受之相泣而別

若水衣帶中詩云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誤
我等雲過歲月驚人和雪飛每事恐遺千古嘆此身甘與衆人
違思量惟有君親重血淚紛紛染客衣

大學生祭李若水文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太岳必蹶
公人中龍宵臣犬豕賊據庄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躬嚼齒大罵
公子是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欲泣欲贖清鄉人萬其身
萬人何多一世猶輕吾將提長劍而登大華扶浮雲而問蒼天
惟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鄉之復然

唐恪

金人僞百官立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錢唐唐恪欽
叟署名仰藥死

陸崇

楊龜山先生塔陸崇初見先生容貌莊整端坐不動每來必如
此以此善之一日引入書院坐久忽報有客先生出接崇凝坐
如故宅眷壁外窺之大致驚異崇別去家人以告先生愈為所
取以女妻崇建炎四年建州民范汝為作亂崇入其黨中賊平

械崇赴行在道死

張邦昌

張邦昌元符三年庚辰甲科第三人建炎元年邦昌伏誅削其名籍陞是科第四人福清林適為三第三人

還鄉橋

徽宗北狩經豐潤縣西石橋見河水西流忽動鄉思曰吾為亂世之主後世必能力伸此寃令我回京矣因不食而去今名還鄉橋

泥馬

寧津縣北十八里大柳店高宗為康王時負于金後還中途馬斃適野叟牽一馬謂之曰此馬可乘不可飲行至店北馬渴不可制入灣飲水頃之遂成泥矣今相傳云泥馬送康王康王泥馬延津縣南一里飲水即灘化今地名馬灘鋪

蔡京

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塋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丘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以大奸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

曉也

陳彥才

平陽陳彥才用中宣和進士與秦檜生辰偶合檜再相注選連江令彥才戲作詩命賤安能比巨公偶狀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差些子甘向連江作釣翁後歷知泉州

李文會

晉江李文會端友建炎二年進士權叅知政事後調筠州徙江州注金剛經撰三教通論第御史時刻時賢以媚秦檜故時人論不與

李遵項

夏主李遵項先

楞嚴要義

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隣省問念佛為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為老卒所課東叔因言誦此三十年矣余間請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如鷄候鳴願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

南渡

高宗南渡至湖州烏程林蹕召諸侍臣數十人宴董氏楼下賦詩

閻勅奉太廟至

涇州閻勅為主管步軍司金人南侵勅先守洛陽奉太廟神主歸于臨安

徐神翁盜行

徐神翁鎮戎軍人今平涼鎮原也人謂之徐賊少為盜取人財物必遺留有道者聞之以為可教以修煉飛昇之術居潛夫山洞中建佑德觀今北城有址焉後召見京師居天慶觀即宋史考之可知已鎮原大抵多盜自謂神翁遺風云

宗澤

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于忠簡及中原克澤而高宗乃無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黃潛善汪伯彥輩誚其有異因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寔奪其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蓋

諱之也

宗澤遺表曰心期許國每輸扶厦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闕之意魂魄將離于形體精忱願達于冕旒中誠伏念臣猥以朴忠受知淵聖自困蹟羈窮之際付以寇虜往來之緡適遇陛下出總元戎登巨轡著勞効坐陳密計俾臣同入規并前後訐謏繕成一冊隨表囊封投進以聞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范宗尹

范宗尹自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叅知政事即以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年三十自漢董賢以色幸年二十四而為太師其後宰相之年少未有如宗尹者也秦檜北歸宗尹力薦

徐學謨春明稿

張仲熊

張仲熊叔夜之子後事劉豫

南相

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器淵聖減作四十器上即祚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羊不過教品巡幸東南駐蹕郡縣兵火之後

屋宇闕隘雖久住亦不損葺中宮未還嬪妃有名位者才二三人其餘宮監并有職掌者通不及百人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於國帑乃厚自奉養侍妾歌僮極于美麗每宴客有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擔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贖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銀鏤粧色樣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梈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梈死諸大將以厚賂取呂用數千緡得一人名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七十矣趙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驟為驕侈別起大堂竒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于坐上謂之香雲又艱難以來堂饌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官寺官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䟽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軋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俱命下人皆謂鼎必辯而不辯也

羅從彥

羅從彥著遵堯錄八卷手書楷筆自為序俱述本朝事南宗加定間知南劍州事劉允濟錄之上于朝又從彥亡後為修其墓

郭義重

紹興十三年旌莆田郭義重孝行立雙闕于所居之前飾白間朱植所宜木

二星集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合朱弁字文虛中弁使金十五年而歸自題集後絕域三川飽所經客途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薦施松慙弱負蒹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

龍可趙九齡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噉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寔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

諧縱譎傍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手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具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况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于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于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知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亦嘗謂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于行

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過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彿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阻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使昔叅政周公葵屢為子言其人且曰我嘗荐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喜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于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辨而惡他人之能辨是誣天下以無士而國之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予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没于困窮不能自奮以世為用故用而卒阻于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而不大大而不終來四十餘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

使金得返

使金得返洪皓朱异張邵其不返者陳過庭聶昌固馬林滕茂寔崔從魏行可郭光邁

棄地

建炎初河北失恒代汾晉太原等郡河東失真懷衛濬等郡符離師潰僅失新復之地楊楚濠泗尚列戍相望所湯思退撤唐鄧之戍

趙鼎上寔錄

趙鼎上神宗寔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黃自後進書率如此例李士英北朝名臣錄

談遷曰即范冲朱墨史以丞相上之也

太平樓詞

紹興中和議既成義和黃中輔槐卿題太平樓詞曰漉血為詞披肝作紙片言誰讓千秋快磨三尺欲斬佞臣頭自恨艸茅無路望九重如在瀛洲只長嘆無言耿耿空抱濟時憂休休真可慮才如李廣都不封侯奈伯郎斗酒翻得涼州常盡道邊庭

卧鼓誰知老子貌，猊問誰可邊籌。未建建德，太平樓中輔几中。
禍晚号伯高居士名齋曰轉拙有類稿十卷

秦檜

江寧縣志甲科秦檜政和五年秦熈紹興十二年秦頊秦焯秦
焞俱紹興二十四年頊一甲第三人繫兩府親屬依第一人恩
例

秦檜妻王氏封兩國夫人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得者自稱冲
真先生王佐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号執政不能聽後王氏
死竟奪先生號陸放翁集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乙丑進士梁勛伏闕上書言北事送遠州
編管丙寅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
其存亡而渝定議耶

金人張師顏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
秦鉅子野檜曾孫蘄州通判嘉定辛巳金人陷城同知州李誠
之俱死子浚澤亦死詔封頭節侯謚義烈

秦檜嘗為密教翟公巽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酢過密與之

同飯于翟奇之後胡康侯問人才于定夫首以秦為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人議惟秦抗論康侯益議義其所為力言于張德遠諸公之前後秦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返論國政康侯有誦掖經筵之名則秦之薦也然其推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微隱一二有難處故以老病辭後秦做事大踈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陸士規能詩秦檜門客也來自湘楚謁檜檜以小嫵不與接見見小相誦其過黃陵廟詩東風吹艸綠離離路出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檜稱賞不已待之如初東陽曾冠紹興甲戌第二人擢太常博士坐秦檜黨累孝宗時得旨再試中進士乙科遷知柳州告老轉朝奉大夫致仕

南渡奢侈

南渡後用度奢侈詞臣草一制賜至一二百金

臣虜

高宗稱臣于虜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胡銓封事云朝廷宰執

畫為陪臣桐廬主簿東陽賈廷佐奏亦曰陛下為戒人諸侯臣
為犬羆陪屬

岳飛

岳飛題翠岩寺詩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
期清塞外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散沙漠群兇定彼
私行復三京迎二聖金首席捲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云溢浦廬山几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
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游
丁寧寄語東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鳴夢回千里已三更起來獨自繞堦行
人悄悄林外月籠明白首為功名舊里松山老阻歸程欲將
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饒州魏石山魏石山前寺林前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
頭潭水生寒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為雨釋民憂

貴池縣齊山詩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
觀未足馬蹄催起月明歸

送友人詩南渡已三紀衣冠今凡存去國教存力全身聖主恩
五岳祠盟記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
發從軍歷三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仇
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取虜恨未
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勵士卒切
期再戰北踰沙漠喋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
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寮
謁金仙徘徊暫憇遂擁鉄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
虜復三京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
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
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析門西約一舍餘當塗有菴一所問其
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幕屬隨喜焉觀其基址乃鑿山
開地創立廊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烟叢勝景
瀟灑寔為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遙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

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十四
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縣大營驛題記權南湖帥岳飛被旨討賊曹城自桂嶺
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
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
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碩蜂蟻之群豈足為功
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孝宗朝復岳飛官謚忠愍淳熙六年改武穆寧宗嘉定四年追
封鄂王理宗淳祐六年改謚忠武制曰李將軍口不能言聞者
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稟若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
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

一奉作淳熙六年改武穆理宗淳祐六年改忠武

仍採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
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
嫌今古之同 賴及子孫將

與山河而永久

岳飛孝宗初謚忠愍繼改武穆理宗復改忠武已太學中復驚

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十四
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縣大營驛題記權南湖帥岳飛被旨討賊曹城自桂嶺
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
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
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碩蜂蟻之群豈足為功
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孝宗朝復岳飛官謚忠愍淳熙六年改武穆寧宗嘉定四年追
封鄂王理宗淳祐六年改謚忠武制曰李將軍口不能言聞者
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稟若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
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
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寔仍採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
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
或殊在乘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 賴及子孫將
與山河而永久

岳飛孝宗初謚忠愍繼改武穆理宗復改忠武已太學中復驚

岳氏降為土神景定二年從監學之請改謚忠武文廟曰忠顯
蕭縣志

贈岳雲勅絳侯左袒而為劉氏豈知書牘背之威李廣結髮而
戰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既邦誣之詔昭白豈功令之愆忘故
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傳
才為世傑稟名父之筭勝折醜虜之天驕馬革裹屍忠肝可見
蠅營集棘竒禍遽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
慰忠魂於拱木新戎鉞于帥壇庶一節之不磨亦九原之可起
噫引劍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冤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
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使餘如
故

連南夫

和議初成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知循州連南夫賀表云不信
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
當念爾欺由是得罪

賈廷佐

賈廷佐子野真定人博學多聞剛毅有大節宣和二年入太學會金人犯闕隨父淵扈謁南渡遂家於東陽登紹興二年進士除佐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金遣使張通古偕王倫南來詔諭金江南為名廷佐一丹上書累數千言書曰臣聞孔子之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夫華夏之可貴夷狄之可賤經書所載昭然不可誣也恭惟太祖太宗以聖神武略平定海宇創業垂統為子孫萬世之規模陛下嗣守基緒 難阻正宜不負所托銳

意撥亂信威夷虜功光祖宗為中興之聖帝倘或委靡偷安專主和議信王倫之說奉夷狄之詔則隳祖宗之大烈所謂變於夷者雖傾三江之水不足以滌其穢後將議陛下為何如主哉陛下以天下之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為財用有大民為依附有人才以為任使若以久遠治安為念斷然誅王倫以懲其賣國拘虜使以消其悖禮然後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漢高迎太公之策也奈何捨此數者聽信王倫詭詐之言輕以萬乘之尊臣事夷狄此天下洵洵所未喻也

臣不知陛下將講好稱臣以中興耶將奮發講武以中興耶將
聽虜人之命以偷安偏方無復中興之意耶臣為桐廬一簿官
至微也敢越職犯分議論朝廷大事死有餘責然臣聞道路之
口謂王倫賣國要致虜使名江南詔諭是指吾中國謂之江南
既曰詔諭必有虜詔必詔陛下如陛下近遣臺臣李杲往江西
事体一同其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弼爭獻納二
字至於死拒今王倫為使要虜以語來不以為怪而謂之功臣
是以晝不安食夜不安寢義當號天取死不忍見陛下天日之
表龍鳳之姿為戎人諸侯取咲萬里又不忍見臣將為犬豕之
陪嗟屬乎此天也祖宗之天也一朝盡化為夷狄之天可乎此
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旦盡化為夷狄之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
可履雖生不如無生之為愈臣所以痛悼於心越職犯分號天
以取死耳臣聞端拱二年太宗以夷狄猖狂下詔求言曰雖朕
計之於心固有成筭又念合以衆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
識洞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通前代備禦之術朕當虚心以待
前席以談不以流遠見遺狂直加罪嗚呼祖宗之念慮其詳審

不妄發也如此况當彼疆場特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以今日虜人不遜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臺諫心知其非保守祿位不肯正言但曰此前人之議耳此聖意所主耳固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虜使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啗陛下以拜彼之詔此雖三尺之詔童以為語我耳天下之氣勢兩敵則講和之易成我弱彼強則彼以吞我為心何和之有以項羽之氣百戰百勝約和以漢割界鴻溝已而項羽解兵謂可高枕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張良陳平議以今漢有天下大半此天下也楚之時不因其幾而取之是養虎自遺患也於是追項羽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又若六國之君割地奉秦以求和秦陽和而陰傾之追亡逐北因利乘便盡有六國之地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嗚呼恃強吞弱自古而然狼子獸心尤不可測十有二年之間以和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戲我盡皆空言無一語信遷延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拜彼之詔則異日號令必從虜出

必將漸令我罷某師退某舍稍忤其意兵有辭而來是陛下歛
手以天下與虜將無置錐之地矣不然則天下恥于左社將有
不勝憤懣如勝廣輩爭出以競鹿天下亦非陛下有也陛下當
彼之時雖悔無及為陛下萬全之計直如臣策上信天命下符
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取陵寢以迎父兄復境土以雪大
耻何難之有語曰時哉不可失今虜使名以詔來三軍憤憤士
大夫憤憤民心憤憤莫不願為陛下死天其或者以此激我不
可知也陛下若不恤衆心之不平但從委靡從虜則天下圍視
而起將不怨虜而怨陛下矣可不為之寒心哉陛下無謂我弱
不能與虜角若天已棄雖強猶弱若夫未棄雖弱終強陛下至
此當照戎虜說我以和遂大奮發以決於天漢高帝與楚七十
戰取北者屢矣靈璧之後室家盡亡滎陽之役賴紀信免傍徨
無聊一失職之人耳然早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惟至弱者
能攻堅強陛下若不自怯決意用兵欲致中興則廣卷胡虜為
漢高之勝直易事耳陛下無謂我將我兵非虜之敵師直為壯
曲為老王莽以百萬之衆攻漢有甲士四十二萬人有能為兵

法者六十三家旌旗輜重千里蔽空又有長人巨為無霸者以
為壘尉又有猛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史謂自秦漢出師之盛
所未常有然光武于談笑間以兵二千取之于昆陽豈以多寡
強弱論哉陛下二三將如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師之曲直
又不待言而喻若決意于戰則陛下以少破衆成光武之烈直
易事耳所謂初若磊磊有志者事竟成也臣不勝大願陛下念
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斷然有意于撥亂振不
測之怒行不測之威謀拘王倫拘虜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
之氣然後下令決意用兵以雪大恥以復境土遂選大臣為大
夫種以治內于召還王庶以監督諸將為范蠡以治于外則中
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效尤石晉之計萬萬不侔也臣聞王庶忠
勇有謀將士無不服其威名此亦陛下中興二十八人之一也
其可舍諸韓愈曰凡此奏蔡功惟斷乃成今日欲為光武欲為石
晉全在陛下斷不斷之間臣忠義所激號天取死願陛下試與
大臣共圖之萬一因臣微言反禍為福非臣之幸乃宗社無疆
之休不然甘心受僇訴與太祖太宗耳干冒天威臣無任隕越

待罪之至書上以官卑不為秦檜所忌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
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司勅令所刪定官後知處州遂致任
卒贈朝奉大夫所著有善願集愚齋雜著若干卷元吳師道題
其畫像云宋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綱王庶曾開張燾晏敦復
魏矼許忻趙雍胡程朱松張漢凌景夏常明范如圭李彌遜方
廷寔梁汝嘉蘇符蕭振薛徽言之徒章疏備見而廷佐曾不得
齒名其間豈以小邑下官在所略耶魏炎之集謹議今亦無攷
世知誦胡公銓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

鄴瓊

宋將鄴瓊降劉豫及豫廢從宗弼兀朮南侵嘗語同列曰瓊每
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免胄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避難將
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
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台軍旅易置將校僅以
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
者解弊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飛馳增加俘級以為已功歛
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終有微功已加厚

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也已為天幸何能振起耶
時以為確論瓊降金歷武寧軍節度使瓊次子權字子輿家安
陽號漳水野翁能詩文金天定十年進士官著作郎權子渡亨
太和丙寅進士官編修

歲款

真宗景德元年遺遼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於雄州霸州安肅
軍置三榷塲 仁宗增至五十萬 徽宗宣和甲辰遺金人絹
二十萬匹銀二十萬兩綠礬二十萬斤栲栳例五番軍送又代
輸燕京稅物絲綿雜物一百萬貫內絲綿並要燕京土產
高宗紹興壬戌初講和歲銀絲絹各二十五萬匹兩

孝宗紹熙 歲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絹十二萬匹各重
十兩浙絹八萬匹各九兩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禮物金器千兩
銀器萬兩絲緞千匹又有臈子香茶等物及私覲香茶藥物菓
子幣帛襍等不豫焉外遣泛使禮物又倍之又起發正副使土
物之費正使五百貫銀絹各一百副使四百貫銀絹同又公私
使合樂守餞上節十五金絹十匹中節各十之下節各五之又

朝鮮回程宣賜等費正副使各二十五金并腰帶笏馬回程茶藥各二兩銀合泛賜在于外

宋先陵

紹興九年方定寶^寔為三京淮北宣諭使至西京謁先陵見永昌而下皆遇驚犯秦陵至暴露庭寔解衣覆之歸日痛哭忤檜十月禮部言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除永安永昭永裕永泰陵並無損動永安永昌永熙神臺壘裂損枳橘柏株

談遷曰方定寔之哭陳禮部之見飾奏並觀自見

孔廟像贊

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俱高宗撰并書其像李公麟画紹興十四年正月改岳飛第為太學二十六年刊石於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之石在仁和縣學明吳訥以檜邪說磨去其文特題其後

檜記尚存特磨泐其名

賜揚沂中存中手書見家藏石刻

原有日月失抄

近降親筆貴卿破賊以卿忘身殉國必能體朕此意今聞逆麟

親統賊衆衝突廬壽是天以此賊遺朕俾卿首建奇功之時也
卿其合軍戮力鼓率將士鏖戰取之副朕平日恩顧之厚不可
失此機會併遣後患故茲親筆卿宜知悉

連日聞破賊已從霍丘謀渡若有舟船必不多一行軍兵老小
想非一日可過料卿軍行之速必能及之若是淮水有淺處可
以待涉而過則王師亦可涉過淮追擊出其不意是一機會即
日可稟張俊審度事勢併力前進是卿收大功之日也

朕昨在哀迷殆無生意勉從衆請姑視政機觸事無聊悲傷可
述卿朕之腹心義均一本懇惟痛憤可同切於懷宜思奮揚雪
吾大恥故茲親諭所宜悉之

近據諸處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兀朮與龍虎議定欲誘致王
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卿勿切須與穩自固同為進止虜或時
遣輕騎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可乘之
隙約定期日合力並乘以保萬全

覽卿奏已渡江暫駐兵泗州比得韓世忠報提兵往淮揚卿可
審度事機若當應援即一面策應宜以體國為念勿分彼此岳

飛近奏留王貴等在蔡州已過順昌由淮西前來奏事俟有定議即報卿知特遣親札諒宜體悉

得岳飛奏措置班師劉錡復奏入順昌已令各且駐近便去處報卿同共相度如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如未可亦須駐軍相近般援相接勿致為賊所窺卿可即遣人與飛錡議定卿一軍所向庶幾不失期會也張俊初二日發火頭初三日起發前去和州卿可星夜蹉程前去會合不可時刻住滯有誤國事具知委奏四日申時付沂中

得韓世忠初七日奏見駐軍淮陽城下并捉獲淮陽告急天使稱已乞兵東京南京極力來援卿可以世忠期約擇利策應毋失機會初遣卿行與岳飛合力今飛方赴行在奏事世忠見已出師國事一也不得輒分彼此遣此親札諒宜體悉

覽卿十一日奏前去徐州與韓世忠相為般援兼欲到徐親見世忠議事深見卿忠純體國在淮陽西北虜人來援恐先犯卿切須明遠斥侯常為大敵之備仍與世忠勢力相接進退之間豫相期約勿各自為前卻皆成孤軍已親札付世忠密告以

專遣卿竭力應援或令協和以濟國事再遣親札諒宜体悉
兀术復窺濠州朕已降手詔與韓世忠張俊皆於濠州附近尅
期同日出戰卿等各體此意不同前卻卿比之他人更宜為朕
出力想不待朕言也曹勛想已到軍前卿家中平安朕常使人
照管報卿知十日比報偽兵節次渡淮已令光世張俊併力兵
破賊卿等各宜竭力協濟事功副朕平日眷待之意策勲第賞
朕不敢吝故茲親筆卿可悉之以上付浙中

楊文文字二件付卿可仔細看其間曲折同張去為面說卿可
熟思合如何處置卻令奏來本欲召卿面議恐彰其事所降文
字却付來揚名已送大理寺實禁聽候指揮

昨日行門來鎮射弓前後箭滿不破體殿侍時通卻唱前箭一
指後箭三指並破體卿可理會自今後引呈須管實喝如不實
殿侍決配取逐人知委付殿司收

和州賊遁去已降指揮令李顯忠追襲可速追人去與顯忠可
惜不勦僂縱令自去須是連夜前去追趕

若收買堪好可脩作戰船者百姓海舟亦可買二十隻或三十

隻造船匹人並和雇百姓不須殺軍兵可先次計料二十隻物料要在此處江內擺泊若先要錢收買板木便來請每船載甲兵五十人糧稍在外只可用克敵弓弩可差人於平江府計會蔣燦友如無錢候人回自別來理會餘貼教錢御前貼請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殿前司後軍馬潘真於今月初八日忽患啞中不省人事此是風熱怯風丹三十粒只作兩服用生姜汁少許調成膏用米水化下冷水大盞內并蒜共半盞來服之看如何若省人事速來道切不可灸之必死

已令朱夏卿支銀三萬兩付卿等第支散隨李橫出戰傷中人并陣亡人家屬卿可躬親逐一支賜仍子細勸所失亡人教并鎮江見在人教密具奏來

卿以心膂之寄盡護諸將乃遽形懇避未悉至懷可專意指畫惟委付為荷若有不率令者具名以聞復不可敬情容庇也除軍事外不得再有陳情以上付存中

高宗宸翰初倣黃庭堅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鄒億年恐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主

楊存中故妻陷於金遣人取之以再娶趙氏常置於平江別宅
韓世忠先送到張俊妻送自京西惟岳飛聽妻在楚州世令飛
取之飛曰履水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不期妻而經更嫁臣
心竊恨之已與錢五百貫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錄也

北宋會
編

思耕畊亭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川陝宣撫司自河地利移治利州城之西
北隅有亭曰清暉扈山東嘉陵江已廢為新之鄭剛中易名思
耕亭記田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予寔有感于斯亭夫嘉陵
之源發於鳳之大散旁由故鎮繚繞漁閼循崖而出力不能載
自漁閼下武興浮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入
閼東走安漢疾趨於合之漢初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夔峽之
道爭門而出回視漁閼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浮水
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灑瀕逆數至漁閼之樂水號石
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奔者又崎嶇雜亂於諸灘之間米
舟相御旦晝犯險率大破竹為百丈有力者十百為群背負而
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卻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遇石而

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武侯以州廬素定之盡頻年
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難蓋千古矣塞卒十萬今
皆橐弓捲甲而卧吾誠能借其餘力雜畊關外卒以平歲繅田
為準不計狼戾第得粟一鍾即減漕渠三鍾之力此當 所臨
流之所深念者云云按秘監何畊作剛中墓志云關外四州及
興府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頃除糧種分給外寔入
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餘所懇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
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始知忠愍思畊亭不虛作

楊愿

楊愿黨秦檜附下罔上士大夫號為肉簡碑言愿傳檜意旨為
多也初守宣城表弟王炎調蘄水令過之留飲醉而謂愿曰嘗
于吕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
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
守卒皆怠炎即清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而死

宋嘉葉適作墓志銘云公文武大略經緯條理遠有陸賈遺思
近有歐蘇新意時材不能及也宰相以為州縣常人耳不顧省

檜獨首薦于朝及趙張更遞重任士徒步援引翕忽出貴然亦
不能用檜卒用之起秘書丞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幸檜之幸
也在易之頤所以為頤者初也而以自養為吉四者頤之顛也
而以所養為吉夫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檜能用
公而公為檜用此明于預吉所以為公惜也水心文集

宗杲

佛日大師宗杲每往名山七月過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
以薦嘗謂張子韶九成曰老僧東坡後身子韶曰師筆端有大
辨才前身應是坡耳江鄉志袁宗道曰攷杲師生七年坡公方
卒未恐未是

不封生父

孝宗繼高宗不封其生父

陳亮

鄉人為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截中蓋村俚敬待異物也同
坐者歸而暴死疑食厚味有毒已下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北四
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寔其事臺官諭

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
諧直其寃得免未幾第進士

陳同甫王道甫合墓志銘

葉水心集有陳同甫王道甫墓志銘二人合作古未有曰略曰
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光宗策進士第一授建康府
簽判未至官卒塋家側龍窟馬舖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
道甫由乙第薦授藉田令差判郢州道知光化軍又知興化軍
罷官卒塋仙壇山北之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
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毋以死後餘力
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志二人俱志復仇是以
併志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

地理

朱伯起酷嗜地理塋妻大芙蓉山云後百年當驗著陰陽精義
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葉水心序之曰予嘗怪蘇公子瞻居
陽羨而塋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水之永近時朱公元晦聽
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裹糧行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

大儒之常患也

古人改姓名

漢書劉文伯即盧芳運期曜即梁鴻 三國志馬忠即孤篤

晉書李辰即張昌劉尼即丘沈 唐書楊守亮即訾亮李國昌

即朱邪赤心李寶臣即張忠志李忠臣即董泰李抱玉即安重

璋李全畧即王日簡成汭即郭禹楊守立即胡弘立又改李順

節 五代史殷崇義即湯悅朱友 即康勤李紹虔即王晏球

李茂貞即宋文通李繼鵬即闞珪王宗即阮即文武擊王宗滌

即華洪朱友恭即李彥威朱繼岌即桑弘志王德明即張文禮

李繼麟即朱友謙李繼琛即康延孝李紹安即袁象先李紹冲

即溫韜李紹宏即段凝孔循即趙殷衡李紹賢即房知溫 宋

陶穀即唐彥謙趙保忠即李繼捧趙保吉即李繼遷李良嗣即

馬植李繼昭即孫德昭李繼弼即董彥弼鄒訢注參同契即朱

熹朱說即范仲淹蜀才即范長生 蜀才注易

八仙

鍾離權呂巖俱唐中晚人一云鍾以裨將從周孝侯處取於齊

萬年跳終南山遇東萊王真人得道至唐始出度呂巖 藍采和亦唐人有踏踏歌以常衣藍衣故名 何仙姑零陵市人呂巖啖以一朶僅食其半遂不饑 韓湘文公之姪 徐純翁宣和間海陵人 曹國舅或言丞相彬子皇后弟姜姿容一旦求出家云水抵黃河以金牌抵渡值純陽見而授以道 跛者李孔目尤荒唐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或云諱元開元中於終南山學道陽神出舍為帟所食得一跛丐新亡者附其屍以起大都委巷之語也 仙鑑呂純陽所渡者趙仙姑名何非

何仙姑也仙姑何姓者開元中已化去合在純陽前

辛元龍

高安辛元龍慶元進士尉京邑時萬俟卨之孫與岳飛家爭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閱視即擬云岳武穆一代忠臣萬俟卨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田歸于岳卷畀于火時論韙之

日本僧記藏經

羅大經嘗於鍾陵遇日本僧安覺離國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

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叩頭佛前祈佛陰相已記
藏經一半鶴林玉露

金主亮詩

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
山第一峯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作考異而為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
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倒闕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

不同而寔通用耳考异并序凡二十一碑其在石經堂中子止
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太唐太和中
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
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
都記偽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
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
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刊孟軻
書益焉今改之偽相寔母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

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明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字闕其書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昭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十數昭裔獨辨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益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為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孰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判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因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疇注禮記月令從唐李甫林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二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若文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

王作又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
占在宋衛陳鄭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篇敬其事而
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為無陂改春秋
郭公為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之亦鐫諸
石附於徑後必有能改而正之者為於上又刻古文尚書而為
之序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
之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
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
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患終不能晦蝕
今行于人間者豈無謂耶况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嘗
當時蝌蚪既不復見為隸古此寔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
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為浪設予抵少城作右經攷異之
餘因得此古文全編于學官乃延士張真倣呂氏所錄本丹刻
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奧叅之類學者可不知與
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
易經文之古者同附于石經之列以故勿克第述一二以示後

之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周奩

張南軒問湘鄉周奩曰舜五十而慕何如對曰此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南軒深以為然奩顏其亭曰欽齋

汪開之貧約

開之字元思金華人

不衣絹帛不食夜飯不雇僕從不喜收買不趨人情不作雜書不轉假借不轉懇事不為妄費不借人物

麻衣易

麻衣易朱文公謂前湘陰主簿戴思愈作太平州判本第二跋即其人也戴死其子弟將所易圖來看乃知真戴所自作也

麻衣易四十二章云麻衣道者授陳搏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內有曰學者當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下盤旋

朱元晦祭開善道謙禪師文

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絕徑塞卒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昔之言要須契悟

開悟之語不出於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丙寅之秋師來拱辰
乃獲從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
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款面朝夕咨參
師亦喜我為說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速證恭惟我師其正偏知
惟我未悟一莫能窺

朱晦翁少年不喜讀時文因憶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昭昭靈
靈一著年十八請學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暨搜
其篋只大慧語錄一帙晚年作道謙禪師祭文自悔其浪自苦
辛恨不速証或問晦翁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師家引去答云
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
這裡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又云佛書說六根六識四大十
二因緣之類皆極精妙故前輩謂孔孟所不及又云金剛所謂
降服其心非謂欲遏服此心謂盡降服世間一切衆生之心劉
元城曰孔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
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次弟出一人第孔以三綱五常為
道故色、空、之道微開其端又云孔氏之心佛心也假若天

下無三綱五常禍亂必作人無唯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出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於佛事不得力

鄒輓

朱文公帥長沙道經平江邑人鄒輓行之來謁云輓雖貧未嘗廢書年始十七八有志於道未有導之使趨翼之使成者聞竹間先生喬居巴陵承伊維宗派與友人洪伯時往來見之竹間愛其朴寔遂教之曰子歸取四書讀之於立心頃宅心辭案久自有得歸讀論語稍有悟處乃告伯時曰古人為學只是寔地工夫學以為已豈但如俗儒詞章專事利祿哉若論語首篇便教人以孝弟蓋聖賢事業雖大未有不自孝弟始孟子論堯舜亦曰孝弟而已矣云云竹間先生平江毛友誠伯明也輓官終於漕港有集行世

南園記

韓侂胄築南園屬學士楊萬里為記許以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竟臥家十五年侂胄改屬陸游放翁

陸放翁佚詩

寓蓬萊館桐葉吹殘蕉葉黃驛窓微雨送凄凉長安許無平素
莫恨栖栖立路旁又云古驛蕭條獨倚闌角聲催晚雨催寒殘
年會合知無日猶說新豐強自寬 夜還驛舍樓上琴三初發
更斷雲收雨旋成晴市橋新漲搖燈影驛路殘泥利買聲闐闐
變遷非曩日情懷牢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剎買官醅樂
太平又云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三萬里天供醉
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劍閣曾踏連雲棧海道新窺浴日波未頌
中興吾未死挿江崖石竟湏磨 秦和羅鶴應庵隨錄予在友
人郭貢士用端家見所藏放翁墨蹟大書四詩詩字勁麗可愛
詩亦立格高棟放翁詩集不載故錄之

韓侂胄

韓侂胄娶吳氏 皇后從女亡子以魯顯子為後名珍

奚士遜

侂胄死史稱遠議起大獄大理卿寧國奚士遜謙之曰侂胄誠
奸邪若欲加以大逆非士遜所知由是忤去 寧國府志

深衣製度

朱文公編家禮深衣製度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節為寸而秦溪楊氏又引說文云周製尺寸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至於造木之條謂身高尺二寸博三尺厚寸二分釋者即援文公之說曰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注五寸五分弱溫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即省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以周尺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即是二說同出一說已不能歸一况諸家有異固者乎不肖往在禮院時因更造時享祭器嘗與議斯事而及於尺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檢束得之其制作極工然較之周尺省尺又復微有強弱廷議以為玉尺歷代襲傳蓋久尤有據遂準用玉尺定下其議乃若准尺漸尺隨方所用似難準以為法然尺法非有較律高下之差不若且從文公之說周尺七寸五分弱者庶有據依元柳貫答宋濂書

父母分塋

朱文公父松塋政和縣寂歷山母祝夫人塋甌寧縣天湖之陽

朱文公興致

吳壽昌曰朱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艸一木稍溝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紀錄雜說舉輒成誦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詞并杜子美教詩而已朱子語錄

唐仲友

唐仲友論春秋本朝孫明復為尊王發微片言隻字必繩以王法其說甚美而聖人之意未必如是僅如酷吏之用無一毫之貨而已夫意之忠厚莫如詩詩亡而春秋作則聖人之意固可知矣以王法言春秋殆類乎操切繩墨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善言春秋之意者也春秋之稱微而顯直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此善言春秋之法者也屬詞比事此善言春秋之體者也左氏載事得寔春秋之案牘也譬諸用法後人莫得其意得案牘而攷之又猶庶幾焉舍案牘而臆測之豈無偶合于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則公穀已

矣公穀猶爾况啖趙乎况後之諸儒乎

諸葛廷瑞

金人有大喪遣工部郎中晉江諸葛廷瑞與其副偕辭廷瑞奏前者高宗升遐虜來弔喪純用吉禮非可效比孝宗時常帖下云備紅鞵黑帶過界審度而用萬一虜恃其強欲以其國之禮加我當預討論使臣可以死守先宗曰天下事唯理所在知過界但存紅鞵致虜闕足矣越境虜使粟以三節人紅鞵為言廷瑞云皇帝新即位聞北朝有大喪不待報哀使至先遣弔祭禮意良厚一事一物皆討論乃行凡弔喪弔者更衣從人家亦更衣耶方爭時虜使聲色俱厲廷瑞俱折之及抵汴至涿爭如初廷瑞名為動自入燕則三節人志易黑帶以入虜始服中國有人

畢再遇辭賞

開禧二年北伐統制畢再遇克泗州東西兩城招撫山東京東使郭兇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

來固辭不受 宋史

辛棄疾

歷城辛棄疾幼安少與党懷英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著懷英
得坎回留事金辛得離遂南歸紹興末屢立戰功歷兵部侍郎
樞密都承旨晚隱鉛山縣南二里塋分山嶺下党懷英歷金翰
林學士承旨善屬文尤工篆籀 乾道壬辰辛幼安告朝廷曰
曰仇虜六十年必亡虜亡則中國之憂方大身事四朝垂沒為
韓侂胄用見廢

咸淳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謝枋得作墓記曰侂胄豈能用稼軒
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于丁
卯不立朝署者四年官不為邊閫手不掌兵權耳今聞邊議後
之誣公者以片言隻字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
議公誣公者非腐儒則詞人也今始升之堂瞻公之像有疾之
聲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莫至三更不絕聲近吾
寢室愈悲一寺人驚以為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
義所學皆聖賢之事每以股肱王室經綸之寄自負二聖不歸

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仇不復大恥不雪生平志願
百不一售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来世無特立敢言
之士為天下明公論公之疾毅夫大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托
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瀝胆以雪公之寃復官職還卹典易
名祿後改正文傳立墓道碑此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錄
公言行於書史昭萬世以為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
敬公本心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以隻雞斗酒酌于祠下紹定
六年贈光祿大夫少卿謚忠敏 銘山崇義鄉去縣三十里斬

馬橋俗傳陳同父訪辛稼軒馬行遲斬於此

畧漏銘

紹定中寧國郡守王繹作畧漏銘皇帝即位十九年歲在壬寅
九月庚辰翔寧國重修畧漏成先是唐大中五年宣師沈傳師
命團練判官杜牧以梅為秤製作精密應驗不爽中更爨故首
尾斷缺惟存六燾神烏帽褐服從以虞更名為吹角猶唐舊物
秤垂之北壁下別作刻漏不合於古至是命長樂材可大新作
畧漏以杜牧秤凡重製壺箭吸水減水悉如故智麗譙中鼓角

十二青陽朱明白藏玄英旗以時張之設土圭春視其面秋睨其背以二分為斷蓋一行遺法因為銘壺下曰昔在放勳曆象日星至唐杜牧密驗惟精權與水鈞而衡始生水落籌浮銅乃發穀二十四籌晝夜踐更以此元息制彼錯行椎輪大中既壞於成淳祐之二爰始經營土圭測影以覺昏明我為此銘永有法程寧國府志

金史

翰林叙品在官下元時皆然餘官品在官上百官誥命女直

契丹漢人各用本字 金皇統元年始御衮冕 熙宗亶 金取

士經義坊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注鄭玄

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注賈

公彥疏論語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孝經

用唐玄宗注史記用裴駙注前漢書用顏師古注後漢書用李

賢注三國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

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後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

徵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楊

倂注楊子用李執宗咸柳宗元吳秘注皆自國子監印之授之
學校凡學生會課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篇
分南北兩選北選詞選進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南
選百五十人嗣場北選詞選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一
百五十人 經子史內出題皆於題下注其本傳永安五年詔
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子之式 太宗晟本七月
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十七日 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
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 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平閭山遼諸

陵樵採 三月壬寅詔軍興以來良人被掠者聽其父母夫妻
子贖之 世宗曰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宗兵至
則從宗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
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勁挺敢言敢諫者多前有一人見
殺後復一人諫之甚可尚也 中都東城外兩燕王基金主亮
廣京城園墓在東城內大定九年詔改墓城外俗傳六國時燕
王及太子丹之墓及啟壙其東墓之樞題其端曰燕靈王舊舊
古樞字通用乃西漢高帝子劉建墓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

之墓也真定蔡珪正甫作兩燕王墓辨據塋制名物款刻甚詳
云章宗明昌二年三月癸亥勅有司國號犯漢遼唐宗等名不
得封臣下有司奏以遼為恒宗為汴秦為鎬晉為并漢為益梁
為邵齊為彭殷為譙吳為鄂蜀為夔陳為宛隋為涇虞為澤制
衛詔王政亂於內兵取於外其滅亡已有徵矣身歿國感記注
亾失南遷後不復紀載元中統三年翰林學士承旨鄂王有志之
論著求大安崇慶事不可得采撫當時詔令故金部令史竇祥
年八十九耳目聰明能記憶舊事從之得二十餘條司天提點
張正之寫災異十六條張承旨家千本載舊事五條金禮部尚
書楊雲翼日錄四十條陳老日錄三十條藏在史館條件雖多
重複者三十二惟所載李妃完顏匡定策獨吉千家奴兵取統
石烈執中作難及日食星變地震氛祲不相背盪今校其重出
刪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其前事宣宗實錄詳其後事又於金掌
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援壘事附著於篇
亦可以存其梗槩云爾 太原元好問晚以著作自任全國實
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頤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阻好

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曰其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字為細錄至百萬餘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渾源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為宰執者往往注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依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煥熟無鋒銳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曰循苟且竟至亡國

完顏奴申傳

宣宗築汴梁重城及業古

兵至朝臣議內城守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敵兵先得外城糧盡救絕走一人不出內城或不測可用於是決計守外城

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肖降繫獄十四年及盱眙守將納合買住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資倫見買住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求死不得乃作如此嘴鼻也

杜杲四書

宋吏部尚書杜杲先知安豐軍有功杲嘗言吾在兵間無悖謀
無左畫得之四書

菊譜

范石湖著吳門菊譜得自范村者三十六種史正志吳門菊種
列二十九種皆以黃為上白次之

彭奩

崇安彭奩少嘗師樞密劉珙及珙主試於南宮初得首卷其文
乃奩夙構以發解者珙私喜為奩矣乃拆卷則為蜀中士珙大
懊恨頃之隨得奩文於鬼卷中珙讀之歎曰此老野狐精也遂
遂登第既珙詢蜀士何從得奩文蜀士謂寔告寔之欲及第須
熟奩文

趙師異

周密齊東野語辨趙師異犬吠村庄事乃大學生以私憾謗之
者

陳汝晦

長樂陳汝晦日昭嘗讀真西山在氣箴田作曰須見得冬為四

時之晝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向晦入息處

夏明誠

金華夏明誠度元丙辰進士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約詩為是樓之辱

金遺事

昌平西南二十五里駐蹕山金章宗嘗游之鐫曰駐蹕山上有臺顛曰棲雲嘯臺下觀野燎而獵召酋長大人擊毬俄而自擊歎曰美哉其誰見之須臾群石皆起章宗以酪灌之石頂皆白至今猶有跡長安客話

太平二年壬戌孟殊鳳見於武安縣南石聖臺翊日遠近來觀者無數至臺下一里許高可踰人次亦高四五尺餘禽回還衛護皆成行列人稍前則類鷓鴣之屬者皆怒人莫敢進衆禽盈地亦或飛翔信宿而去所司圖上其狀見翰林院編修官左容撰本州鳳瑞記

盧天錫子美林州人永安庚申登第調汝州梁縣簿在任客賓盈門及受代寄居僧寺客無一至天錫題壁二首當年門外客

如雲投刺紛紛恐後聞今日羈懷寄僧舍灞陵誰識舊時軍
野寺重來感慨多如其冷煖世情何相看不敢舊時態惟有亭
亭宰堵坡

張秦城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幾縷紅水
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峯其後流落劉昂贈詩云遠山句好画難
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二
頃山田平欲燕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總修夜蕭蕭雨紅日花稍
入夢無秦娥為之泣下

張宏圖

嘉泰間寧宗以慈懿太后攢陵在湖曲修吉寺時過謁保儀郎
福清張宏圖巨濟上言湖上宴游非怵惕悽愴之意上感悟命
鑿御艦沉之轉官旌一帙

汪立信

汪立信以淳祐七年丁未進士史誤為六年丙午初淳祐元年
大飢知鎮江府吳淵分置粥場浦江黃夢炎時客吳淵所行視
諸場見立信大奇之函言於淵召語立以為上客黃文獻公集

費著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攷

至聖文宣王廟在子城內南門之東前漢文翁學宮故址後漢
獻帝興平元年甲戌太守高朕音審俗訛為朕距今慶元戊午凡一千

四年舊號周公禮殿殿則制甚古低屋方柱柱上狹下廣與今
異制左柱有高朕修學舍記凡三百四十二字其文紀漢初平

五年按史初平止四年次年改為興平今尚云爾者豈是時天
下方亂道梗不通或未知朝廷改元耳殿有版龕護先聖像立

文播画山水龕復有板壁黃荃画湖灘丘画今亡獨黃画存殿
之壁高下三方悉图画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今傳

晉太康中太守張牧之筆牧子載即銘劍閣者也

嘉祐中王公素命摹寫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為成都禮殿

聖賢圖紹興中席公益又摹寫於石經堂凡一百六十八人按
續記可辨識姓名者一百七十二人今顏像宛然者一百四十

九人僅在髣髴者三十二人姓名存者六十五人今仍錄續記
姓名於左

盤古 伏羲 神農 蒼頡 黃帝 少昊 高陽 祝融

高辛 堯 舜 禹 咎繇 稷 契 伯益 夔 湯

高宗 太王 王季 恭伯 文王 太顛 閔天 散宜生

南宮适 武王 太公 周公 成王 召公 仲山甫

宣王 管仲 子產 季冰 孔子 顏回 閔損 冉雍

冉畊家語作冉有 蘧瑗 冉求 端木賜 卜商 樂欬 仲由

有若 宓不齊 原憲 商澤 曾參 南宮鞞史記作南宮括

公冶長 言偃 公西箴家語作公西減 顏高家語作顏刻 公西赤 樊須

宰予 高柴 任不齊 漆雕開 顏噲 冉孺 漆雕徒父

家語作漆雕 榮旂家語作榮祁 奚容箴家語作奚箴 澹臺滅明 琴牢 蘆瑀

施之常 公伯寮 秦非 后處家語作石處 石作蜀家語作石子蜀 却翼

家語作却選 巫馬施家語作巫馬期 蘆潔 梁鱸 燕伋 孔忠 商瞿上

家語作却商瞿 鄭國 曾卹 公哲哀家語作公西哀 壤駟赤 顓孫師原

元籍家語作原 公肩定 漆雕哆家語作侈 魯點 公祖句茲家語作公祖茲

步叔乘 左人郢家語作左郢 顏無繇家語作由 司馬畊 顏祖家語作相

中儻家語作續 秦祖 伯虔 顏幸 卽单家語作懸亶 叔仲會 冉季

公孫龍 秦冉 公良孺 狄黑 蕭何 張良 叔孫通

陸賈 漢文帝 賈誼 文翁 武帝 董仲舒 公孫弘
倪寬 司馬相如 王吉 蕭奮 戴勝 匡衡 王尊
李疆 莊君平 劉向 楊雄 光武帝 鄧尚 張璠
桓溫 劉平 鍾興 第五倫 廉范 班固 黃昌 种暉
馬融 李膺 高朕 陳寔 服虔 陳紀 鄭玄 諸葛亮
龐統 董和 費詩 譙周 鍾繇 王肅 羊祜 張華
杜預 王濬 夏侯湛 喬智明 范廣 王尊 謝安
巨石虔

度宗手書

度宗答賈似道手書曰師相而不名內有曰寔籍鈞庇伏丐鈞
照等語如士庶之施於敵已者見黃潛跋

賈似道知己

賈似道死泉州木棉庵承天寺僧彬木禪火焚道骸授其仲子
墓會稽附子岡僧仁恩弔墓詩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已是
僧彬

字民銘

南康縣志刊宋度宗字民銘末云咨爾令長守而勿墜宣朕寔
意斯為愷悌

譚昭寶七歲登第

理宗時茶陵譚昭寶珍卿五歲能讀五經知為七詞七歲應童
子科中上第其謝啟曰七歲遠離於膝下九經流出於胸中著
卦兼太極之圖蓬矢效由基之射童科雖異文解則同破雲州
千古之天荒駕月殿丹梯之雲路啟傳禁中大異之

張自明入墓

建昌張自明嘉定間知宜州文雅風流迥出塵表日治民事暇
則集諸生論道一日集士民諭曰吾入閔矣士民隨之詣九龍
山入一洞竒香綢靄光景殊別於世外有石碑題曰宋刺史丹
霞張公之墓鶴磨夙構公飄然而入浮雲半掩峒口漸合今其
石門僅容一人側身可進

洪福

夏貴家僮洪福以功守壽州貴降元遣子招福降福斬之後貴
治兵入城衆兵隨入獲福及子大源大淵屠於城內

教陶孫

福州舊志趙汝愚死貶所教陶孫哀之以文又揭詩於舊衢左手旋乾石轉坤云何群小肆流言狼胡無地容姬旦魚腹終天
荃屈原一死固知公不免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
休說渠家末代孫侂胄大怒遣捕陶孫變姓名亡去得免福清
郭萬程曰今稱說教先生者豈非表趙忠定之詩律哉或曰揭
之通衢或曰賦於三元樓壁縱筆酒三行而壁已昇去或曰侂
胄不之罪或曰大怒刊章追捕編管於嶺南至其取乃登第或

曰遂亡命走閩或曰因是由游寓贅居崑山蓋二三其說皆大
謬不然者矣或為律詩託之以行知是律也閩紀

福清教陶孫善詩以刺賈似道京尹捕之微服遁去後刊江湖
集有詔毀之號矐菴先生 福州府志

木棉庵

漳州龍溪縣木棉舖宋為木棉庵鄭希臣殺賈似道處宋時路
遠驛踈寄宿無所有司酌道里中隨舖立庵命僧主之以贖
田以待過客於是漳南十有三菴木棉其一云

吳休

休寧吳休中漕舉補教授宋亡不仕題其屋曰殷周雖代而首陽自存晉宋雖更而陶徑自若

馬光祖

東陽叅知政事馬光祖入明祀金華府學鄉賢祠浙江通志以其附史嵩之奪情起復為劉漢弼所論逐出之

真德秀

楊東山曰昔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真院兼玉牒宮嘗至某某位中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正何用看此某竦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教句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此_以是也

寔錄

宋東都以前百六十八年寔錄不過千餘卷高_孝西朝僅六十餘年寔亦至千卷神哲徽欽四朝正史李燾撰

賈似道募兵檄

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
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証諸不悖理宗四十
一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一十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
念元溫群從上受如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危
厄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袞之聖躬今天
子孤惻之冲質在人情猶知卹恤鄉隣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
君父之陷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兩河豪傑若合倡義之侶載
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中張魏公忠赤之志赦日之
弓救月之矢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永堅於盟誓
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賈似道遊天台石橋詩古竹修終日僧房出翠微瀑為煎茗水
雲作坐禪衣尊者難相遇游人又獨歸一猿橋外急便是不忘
机

陳自中

永嘉陳自中丞相宜中弟娶蘭谿楊氏因家焉自中好學善為

文頃刻數千百言悉有理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由郡司理擢太常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都督府行司馬提兵分守分水關食盡援盡士卒多散亡元軍師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子萍育於外家楊氏元世祖物色宜中得之竒其骨相厚遇之萍刻意於學兼通梵教亦精騎射賜名輦真伽刺思入侍東宮日見親幸成宗時吐蕃強盛邊人告警以萍領吐蕃宣慰使討平之賜上尊袞衣獎諭甚至及武帝朝以其習西事特命撫寧邊陲初入境甫數十騎整衆而來猝與之遇亟令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左右指揮外示間暇敵疑有伏懼莫敢前有以白帽揭於竿首者萍引矢一發中之遂驚駭而遁由是諸部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

張鐘

張鐘南軒之後益王立詔天下勤王鐘起兵衡山移檄安化新化諸獠得民兵數千文天祥帥兵出嶺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執叅政崔斌欲降之鐘罵曰今日降而死何以見我祖魏公於

地下弒命述起兵本末鏜奮筆斥罵千百言弒怒殺之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軍其本郡也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至元年
月日心甚愕駭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州拘繫於太學將絕於
以前語夢故人趙有得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
皇宋未亡之前神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因太
學得毋為太學上神乎果卒墓在智果寺旁墓次日墓即生竹
竹俱有刺人不能登興化府志

張世傑

張弘範即世傑從兄也弟也弘範三遣其甥往招世傑竟不能
得所謂亮之不來猶瑾之不往也

文天祥不拜丞相

元勅修宗史稱陸秀夫為左丞相文天祥為右丞相然黃文獻
公陸君寔傳後序謂宗亡之事典籍無稽遣使搜訪未至而史
成父之鄧光薦諸家各以填海錄指南錄諸書來上乃知陸公
官止僉樞密院事文公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軍云公雖嘗拜

相力辭不受而指南錄又文公所自著也予曰反覆參訂志改舊史之悞程敏政跋文丞相真蹟

文天祥書

文天祥過淮亂離歌六首邳州哭母小祥其前曰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裡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去言至於此泪下如雨其錄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為之奈何凡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此詩呈嫂氏

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瓊瑛不曾周全得毋怨毋怨徐奶以下皆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動人人流落天教奈何奈何 一可全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一此詩本仍可納千二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賢妹 天祥弟壁任元為惠州總管次子陞字遜志贅清江家為皇慶間授集直學士代祀嶽瀆卒於贛子富延平總管博學能文在治多善政

王昭儀

宋末王昭儀北行名清惠請為女道士號冲華

陳烈婦

宋幼主由閩入廣師次厓山陳烈婦屬其子李佳往事之臨別與訣曰勿以我故而懷二心遂赴廣赴水死聞者哀之

謝枋得女

謝枋得女嫁周氏早寡聞枋得與其母李氏死節遂出奩資作橋安仁縣北橋成投水死名孝烈橋

龔開

淮陰龔開聖子少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如坐無几席一子名俊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鬣豪駭蘭筋備盡諸態一時特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 吳萊系海遺錄序

元郝經雁書

郝經伯常使宋羈於真州十六年嘗繫書雁足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累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

營新館五十九字帛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
文透於面可辨識明年果獲雁於汴梁至元十一年十二月丙
辰伯顏渡江送經還尋卒年五十三按佛經勒那跋彌王生太
子迦良那伽黎太子求寶渡海舟沉走黎師跋陀國先時太子
在宮嘗愛一雁父勒那王作書繫鴈頸鴈即高翔求覓游彼園
上太子作書與父鴈還勒那王解書知太子存勅令告下黎師
跋王又漢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年明
安在撒馬兒罕二十一年

續後漢書

却伯常續後漢書百三十卷序曰晉單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
漢亡事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予昭烈稱之曰蜀鄙為
偏霸借偽於是體統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
失其正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裴松之著三國異同用力雖勤而
亦不能更正統体宋司馬溫公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
事至宋晦菴作通鑑綱目詆魏而以章武之元繼漢統体始正
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薦紳先生謂壽書必當改

作竊有志焉事梗不果中統元年召總特使宋告以登位通好
彌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抱節無為乃破稿發凡起漢中
終晉以終壽書作表紀傳紀錄序贊案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
史以裴注之异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利例悉校判定歸於
詳寔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終十月書成年表
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為一百三
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
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辨奸邪表風節核正偽傳之義理
徵之典則而原於道理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

兩至元

元世祖改號至元凡三十一年後順帝稱至元凡七年祖孫同
朔不知其故

許乞假

世祖時左丞呂師夔乞假五月省母許之因諭安童曰此事汝
蒙古人不知

倖倡

中統二年八月乙巳禁以俘掠婦女為倡

文移改漢字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辛卯札魯忽赤文移用國語勅改從漢字

左衽

元時衣左衽今舊家遺像嘗見之

帝師

元帝師發思八史云八思巴又曰八馬皆悟也其制詞稱名班

弥但拔思發其文始全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

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大元帝師

蓋自有釋氏以來其光顯尊重未有過者也王元美書佛祖統

黑玉酒缸

萬歲山廣寒殿設一黑玉酒缸玉有白章刻魚獸出沒波濤之

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拔都兒

世祖南政驍勇十一萬戶留籍漢湘命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
置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府總管拔都兒言健兒秩視三品

摩訶葛刺神

元祠摩訶葛刺神漢言大黑神也元太祖世祖嘗事其神又號大護列諸大祠西域聖師大弟子騰已請立其廟南涿州其伐宋有神降均州武當山曰今大黑神領兵西北來吾當謹避之及渡江人往往有見之者武當山神即世所傳云玄武其知之矣柳貫護國寺碑

葛應雷

平江葛應雷善醫著醫學會同二千卷謂醫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華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泄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強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醫者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變也

歐陽祐祠

邵武縣西乾山一名大乾山有隋泉州守歐陽祐墓祠祠有祠夢堂元草廬吳澄題祠壁曰隋大業十四年戊寅泉守歐陽公官滿歸至此夫婦俱溺死水死時楚林士弘長樂竇達德魏李

密定陽劉武周梁梁師都秦薛舉涼李軌梁蕭銑各已僭號割據而唐李淵以代王侑帝於長安是年二月江都有煬字文化及立秦王浩五月李淵奪王侑而自帝以隋為唐王世充以越王侗帝於東都公洛人也將安歸乎生蓋不如死矣噫公之心誰其知之後六百七十七年春二月朔臨川吳澄過廟銘壁題

高麗王祖墓

長樂縣利充山有高麗王祖墓王名宜星其父元末任宜州判官生時星墜庭中因以為名父卒高麗王入貢見而器之遂從王歸王後無子因以為嗣乃龔王矣按高麗王父在元末則王入貢當在明初明初入貢其王皆易名與國中本名異亦不知宜星國史是何王也又高麗貢道自遼東不應出閩抑從日本來耶

黃潛

黃文獻在妊二十四月始生甫時即自免乳見危素墓志

李珪

滑縣李珪嘗收旅殯撫遺孤叅議脫脫聞而義之荐為通事及

脫脫竄死南海不遠萬里收殮燕訪使以聞旌表之

科舉

仁宗皇慶二年甲寅始定科第之制蒙古色目為一榜曰右榜漢人南人為一榜曰左榜右榜兩場一問經義五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設問用朱氏章句一策左榜三場首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占一經次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末場策一三年一舉行省鄉試以八月二十一六日名照地方額數

選合格者三百人每色七十五人禮部依前例會試以次年二月初一三五日取中選者百人每色二十五人以三月初七日廷試進士不滿百人閩士則皆赴試於浙江行省元統間名額漸增凡恩典註選大軾內胡外華優北人而抑中國閩書

元進士科惟仁宗皇慶四年延祐二年五年順帝至元二年十四年十六年六科而已江浙行省凡統三十路數千里地三歲解額取蒙古五人色目十人南人二十八人士無可進之路多俛首掾吏然以此致位宰執後先相董豈一時氣運然耶

顧清松江府志松江舊隸江浙自延祐設科至是通得十四人
進士三鄉貢十一而蒙古色目居其一元之用才於是可見進

士完澤溥化漢名沙德潤鄉貢拜普化漢名沙彥博再舉甲申務伯顏普化漢名沙景

遠帖古蹠尔漢名沙學海徹里帖木兒漢名馬定國中丞馬祖常子御史博野帖木

兒漢名沙彥約會試舊二月朔日三日五日後改十二三十五

日文宗至順元年仍舊制

戶籍

張鉉金陵志至元二十三年本路抄籍戶口在城錄事司戶南

人軍站人匠戶無名色戶北人戶色目戶漢人戶儒戶江寧

縣民戶醫戶淘金戶財賦佃戶儒戶弓手戶樂人戶無名色戶

軍戶站戶哈刺赤戶舖夫戶上縣元南人戶儒戶醫戶弓手

戶財賦佃戶貴戶哈刺赤戶民戶軍戶急遞舖夫戶匠戶水馬

站戶北人戶色目戶蒙古人戶畏吾兒戶回回人戶契丹人戶

漢人戶弓手戶句容縣有秃秃哈戶平章養老戶河西人戶運

糧戶怯怗口戶漂陽州有打捕戶餘同前歲貢土物漂陽珠

子末二十二石

樂官

金時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制自東都不守太常氏奉其樂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東平嚴寔得其故樂部人元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增官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樂尸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諳其鐘鼓鏗鏘不復究其義矣

元官兩名

華亭縣志元達魯花赤養安海牙漢名唐世賢哈迷里氏國子

釋褐出身青浦縣志載流寓大魯忽達漢名魯得之西域康

里人

七真人

寧海州大崑崙山七真人丘處机馬鈺譚處端劉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師王重陽於此

河源元史

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壘蓋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

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閩唐黎山總其寔皆非本真元有天下
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置驛傳至元十七年命都寔為招討佩
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寔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六十里寧河驛
驛西南六十里山曰殺馬閩林麓穹隘足舉寔高行一日至
嶺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
聞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寔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
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
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
同者附註其下

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
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大敦腦兒大敦譯

言星宿也

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壘即之正西

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群流奔轉

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大敦腦兒
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
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星出與赤
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

入赤賓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可涉思本日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又一二日出河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

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

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

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巨測

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

里塔即崑崙也山腸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

六月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日自渾水東北流二

懷里火禿河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即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

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最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

山足東流過撒思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濶即反

濶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衢也多寇

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日河濶提過與亦西

河源自鉄豹嶺之北正北流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

不穿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

地亦漸下岍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

地亦漸下岍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

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日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

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日哈刺河自

二百餘里過河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

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江

而西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

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亦里始有州治官

府隸土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日至積石州即禹貢

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

南來入河思本日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撈

里過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

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

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已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

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

過河州與野龐河合又東北流五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

浩疊河合湟水自和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浩疊

河自刪丹山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

嶺北東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自革撒又一日至蘭

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

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

紀極山皆艸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

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曰自洮河与河合又東北
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
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与黑
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与黄河合
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又具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与
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
百餘里與黄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綏安河源自陝
西蘆子關乱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綏安府延安河折而正東流三
百餘里与黄河合又南流三百里与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
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与黄河合又南流二百
里過河中府過潼關与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及乃折
而東流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
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
東境內又東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吳澄

吳澄宗咸淳六年鄉貢

戶券

太宗甲午正月滅金越十九年壬子北籍始定世祖至元丙子
正月平宋越十五年庚寅南籍始定各給戶券

劉因書事詩

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
家七歲兒

楊奐論祠堂

楊奐與姚公茂書云奐三十時入汴梁得宮室廟社法度於一故老處又五年因秋比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觀寺之西南杜相公讀書堂奐一見知其為家廟也其廟制如世之所謂吳殿也凡石室並無西壁高與人朐臆齊其僧猶以為藏書龕既閱稽古編文信手其為杜祁公之家廟也汴梁太廟已亥春定課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倉即太廟也石壁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

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世祖二間內附肅宗一位穆宗二間內附康宗一位太祖以下至宣宗各二間係八室計十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以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曾為先朝太祝譚舊事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衆譚竟奐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禮時在秋冬而不及春夏也客問何以知之奐曰以公之止見席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席以桃枝桃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奐又問公之行禮將

屬時 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真曰禘祫則太祖神主位於塏下而東向焉而昭在於北南向之穆在於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內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嘗及禘祫所于此定論也患不素攷耳

謝翱登西臺慟哭記

始故人文丞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湄後明年公以公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常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游今其詩具在可攷也予恨死無以藉

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翔而集午雨未出買榜江涘登岼謁子陵祠憇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酒更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予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

先君焉今予且老江山人物賸焉若失復東望拜泣不已有雲
從西南來滄浥濔鬱氣薄林下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
石作楚歌招之曰兔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閔水黑化而水鳥
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喟復登臺東撫蒼石
還憩於榜中榜人始驚予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
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記所思薄莫雪作風凜不可流登
岍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於江予於丙獨歸
行三十里又越宿乃止至其後甲以書及別時來言是日風帆
怒駛逾久而後濟疑有神陰以著茲遊之偉予曰嗚呼阮步兵
死空山無哭聲具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固良偉
其為文詞因以達意亦良可悲已予嘗亦倣太史公著季漢月
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知予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
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
字 其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核桃杯

道士余筠谷為予道丘長春真人事世祖皇帝幸長春館真人

方晝夜盤桓久之方寤上曰真人何之對曰臣赴蟠桃宴上曰
有徵乎曰有乃袖出桃核大如椀上神之玩不去手命左右持
去真人請剖而為杯一以奉上而自留其一上命置萬億庫永
為我家鎮國之寶 談遷曰宋景濂集載元內庫有桃半核長
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後鐫
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俱全奎之所謂庚子寔宋徽宗宣和
二年頗疑祐陵所書宗濂奉制作賦未辨此核非漢武時物亦
非宋祐陵所書雜書之國多大堯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
特依倣而托之者與今案前錢史所紀必丘真人袖中物後人
神之飾以王母賜漢斷無疑也又荔枝木可刻桃核

揭傒斯論修史

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
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可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

謚杜甫

大監紐憐疏以蜀文翁之石室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為甫
請謚謚曰文貞見張伯雨跋太監詩

吳萊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
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唐藝文志載其日子始從
學佛者游頗究其所為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燉
煌祁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
而塞王南君剡剽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
故塞種顏師古曰塞今釋種也塞釋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
地烏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走大夏故烏孫有塞種大

月氏種休循捐毒國絕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

張騫云在大夏特賈人往市身毒得印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
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
身毒率為西南今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即今浮
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
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
東南虛稱里教至於百千欲以誇漢使為遠寔一國也漢西域
傳止我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要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

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滅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滅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氈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齊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天或為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葱嶺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辨而可知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為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居蜀賓隋唐之間別曰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末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至謂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怪矣哉先生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文為制度悉已度竒言魄行淫巧異技之人卒不自容于報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則立枯抱石以為行髡首裸身以為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義倫大倫而猶不少顧及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乘之

達賢君子反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蘇嘗紀其
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極之多也幼世之政
教陵夷民惟異物之是遷宋何承夫善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
冬至日晷與天竺占異周白蕪祇婆善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
七轂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京龜茲之樂陳於立部婆羅門九
執之厝厠於大衍甚者周孔與釋迦並稱亦毋慮手書革旁行
而與韋編鉄槌之中經混為一錄也

吳萊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詞特以其聲為主散之徐者
為本疾者為解：者何樂之將徹散必疾猶金所謂闕也漢書
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在太常第能識其鐘鼓鏗鏘而已
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詞乎詞者特散之寓耳故雖不究其
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為文始武為五行房
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詞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
之手文始五行有聲尤詞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鉛襲
其散寔不全殊也或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

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等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詞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然孝惠二帝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力又未必始于武帝也豈武帝之世將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詞號為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詞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閑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中拂等

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闕其能合于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謔其一曲耳時俗所知等多西涼龜茲倘樂倘其詞之淪闕未必止存一曲豈其事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詞而徒欲以其詞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辭為今辭宮中樂河滿子時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為標之題下則皆述別事今反形容二禽之美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

世漢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可以樂府為哉傳有之興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因為二事詩以其詞者也樂以其
聲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為古詩以為既不歌徒以與古詩
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
於楚漢或有聲無詞其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詞者反不逮是則
樂家未必專取其詞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明矣噫今之言樂
府者得毋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皙之泛舟
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謠之曰濫兮枻草濫兮昌核澤予昌州
州椹州馮乎秦胥胥縵予兮昭澶秦踰恹悵隨河湖鄂君子皙
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吾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
何夕兮蹇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
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
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詞則楚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
又况自今距今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难乎

宋無

吳人宋無字子虛所著清寒集古人命名古唯丹有今則宋無

夏顏

修文舍人夏顏字希賢震澤人博學多聞至正初客死鎮江殯北固山有友人見其高車大蓋冠進賢呵殿來言身今為修文舍人且言生平著書數百卷無好事者收之隣壁攘竊鳥鼠噉毀十不存一屬其人傳之其人敬諾訪其家尚數百篇有考古錄通玄志等書刊行顏復致謝後舉以自代

朱鬢氏

楊銖崖集古樂府咏濮州娘諱紅巾賊曰朱鬢氏

鄧弼

秦人鄧弼伯翊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万鬪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數十人舁弗能舉舉而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自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鑑然鳴

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稍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今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纏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手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衣服儒衣反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媿下樓足不能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泰定間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閣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閨中有鄧伯翊耶連擊陪教人散聞于玉王令隸人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礼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為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

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礼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
舌又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
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能保首領乎曰能王頌
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鉄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
子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
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樂並進弼虎吼而而犇人馬辟易五十
面目亡失已而烟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
地血涔涔滴王拊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
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鉄槍云王上章荐諸天子會
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觔
鉄肋不使立勛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
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末二十年天下大亂

鄧弼傳宋
濂撰

玉山名勝集

崑山顧瑛園在界溪蜀郡虞集伯生書玉山州堂瑛春題瘦影
在窓梅得月涼陰滿席竹籠烟遂昌鄭元祐記至正九年秋九
月一日立延陵吳元恭作玉山州堂詩序詩匡廬于立彥成吳

龍門山釋良琦元璞吳興知韶九成河南陸仁良貴崑山郭冀
羲仲清河張天英楠渠天台陳基敬初臯亭野人王濛叔明句
吳李瓚子榮華亭馮濟淵如會稽楊維禎庶夫汝陽袁華子英
淮陽秦約文仲吳興華翥伯翔山陰王濡之德輔吳興沈明遠
自誠遂昌鄭元祐明德善住良素吳郡宗東庚東葵雲間陸居
仁蜀郡袁凱華亭朱熙瑤雪山山人元本九山衛仁近邗臺張玉
沙丘泉澄丹丘金朝四明黃玠伯成砂岡全思誠句吳周砥履
道詞則東郭錢抱來作瑣窓寒詞

趙麟

玉山佳處馬九霄篆顏瑛春題翠題新得月玉氣煖為雲楊維
禎陳基各有記詩人不贅

釣月軒京兆杜本伯原隸顏瑛春題月華中夜滿雲影一絲懸
芝雲堂吳興趙孟頫子昂篆瑛春題雲蒸瑞氣芝三秀風動天
香桂一枝

金粟影白野達兼善隸額瑛春題波澄月影秋痕冷露浥天香
夜氣浮

書畫舫濮陽吳孟思篆額瑛春題書帖畫圖浮彩鷄筆床茶灶

狎輕鷗揚維禎有記

春暉樓沈明遠隸顏瑛春題花下稱觴介眉壽簾前舞影借春暉陳基有記

秋華亭馮李鮮于伯機書顏瑛春題涼月挂簷成夜色秋華滿樹作天香

澹香亭子昂篆顏瑛春題暖香春淡：夜色月浴：君子亭子昂篆顏瑛春題

雪巢連魚善隸顏瑛春題花雨空青迷鶴夢 窓虛白失鷗群

揚維禎有記

春草池周雪坡篆顏瑛春題

綠亭沈明遠隸顏瑛春題遠夢生芳艸芳池看綠波

絳雪亭海棠

聽雪齋杜本隸顏瑛春題夜色飛花合春聲度竹深陳基有記
白雲海范陽盧熊公武篆顏瑛春題

鄭元祐有記

來臯軒

瑛春題

三山盧昭伯

庸有記

拜石壇達兼篆顏寒所兼善隸瑛春題

昨日與數客飲至醉今日病酒書以記軾時元祐四年二月四日也軾頓首昨日快哉亭與數客飲至醉才歸辱簡不逮即荅為媿秦生雪來計尊体起居住勝新詩甚清刻病酒不敢率易趨韵幸少寬限否因書見過如何如何不一不一軾再拜忠至提刑執事瑛作拜石壇記略曰至元戊寅四月下瀚訪尼僧岩叟於東城之菴之故宋周太尉宅斷垣之外燕麥中有假山在焉遂披榛約棘褰衣而登其上羅立諸峯已為好事者挽戴而去獨有一石似壁而失其左股上有老坡題識易之以栗歸而立諸中庭明年奎章閣鑿書博士丹丘柯敬仲奇之再拜題名而去於是砌石為壇字曰拜石後三月御史白野達兼善來觀篆拜石二字於壇又隸寒所至正乙未冬周履道秀才自梁鴻山携贈老坡手帖讀之乃荅忠玉提刑快哉亭飲 上有賈秋壑秋印其詞與記不甚省攷諸雜錄忠玉乃王規父姪孫先坡在維揚後坡渡江荅其詩及君未渡江過我勤忠燭之句云云

右仲瑛亭館題咏集朱性父家藏錄本弘治元年八月中秋日
吳郡楊循吉跋

仲瑛子元臣事張士誠水軍副都萬戶瑛封武畧將軍飛騎尉
錢塘縣男從子元佐

侍妓丁香秀瓊英小蟠桃素雲小瓊華南枝秀小金縷

禁酷

元三月始禁酷見杭州進士邾經仲誼詩

劉秉忠識墓

太保劉秉忠祖康懿公 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西南先賢村
嘉靖間盜發內有石載盜李准名事聞於府捕之劉氏伯仲精
於數學故能前知云

田誠

南唐田誠登進士元貞二年任東安知州清介自持無異於農
士詔進征南元帥初來赴任不携妻奴只買二鶴為友及去任
乃曰壽春留犢吾何可携鶴以歸

山水犯蹕

至祖必蘭識年六月雲州大風雨山水猝至時帝駐蹕其地車馬人畜漂溺一空脫脫抱皇太子登山以免宣府鎮志

必蘭識納里

元初必蘭識納里貫通三藏及諸國語凡外夷朝貢表箋文字無能識者口授如流畧不停思更古所未有

倪遷

倪雲林作十萬圖款署至正癸丑元亡於丙辰逾癸丑三年耳雲林為吳人尚仍至正甲子其不忘所自如此見侯潮宗記

